

编者按:

长篇文化散文《冰心与烟台》是烟台著名作家焦红军近两年来的又一篇心血力作。论起写作的动机,还始于2005年作者到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文学寻访,在文学馆,作者巧遇并结识了冰心的女儿吴青教授,从那时起,作者便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冰心文学史料的搜集。为了再现冰心与烟台的那段历史情缘,作者近些年一直浸染于胶东烟台本地文化的挖掘与研究,《冰心与烟台》便是作者辛勤创作的成果和结晶。作为长篇文化散文,作者在作品中不仅对现代女作家冰心与烟台的生活情缘进行了深情追溯,而且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示出烟台对童年冰心的不可估量的人生启蒙作用,以丰富的文学史笔,生动再现了冰心与烟台的文化、历史的情缘以及烟台独特的海洋文化对冰心人格的终生影响和再塑。

《冰心与烟台》①

离开上海,初来烟台



焦红军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人最应该感谢的是他在幼儿园时养成的好习惯、学到的生活美德。

这样的句式移植到一个成功的作家与其童年生活之间的关系上面,似乎同样成立。

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他们把自己的童年经历看成是巨大而珍贵的馈赠,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承载着一个作家童年生活与童年经验的,自然是其童年生活所在的地域和环境。

这段童年生活的周边所有事物:人、动物、草木、山水。即使只是短时间的接触,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

冰心与烟台,就是如此。冰心的整个童年,都与烟台山水相连。

1901年5月,冰心全家迁至上海。过了两年之后,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受命担任海军训练营营长,同时负责筹办海军学校,工作的地方在烟台。这一年是1903年,冰心三岁,自然随着父亲到烟台安家生活。

冰心与烟台的缘分就此开始。

在烟台,冰心度过了她幸福而多彩的童年生活。长达八年的光阴,可以说烟台的生活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心田。后来,冰心因为各种原因又到过两次烟台,一次是1917年,另一次是1935年。烟台,冰心称之为第二故乡,烟台的海与山,烟台的水兵与灯塔,给了冰心“海化”性格和爱国主义思想最初的影响,也给了冰心最初的文学启蒙。

不过,在她以后的生命中,却没能再次成行。但是,烟台哺

育了童年的冰心,大海的涛声一直萦绕在冰心的耳边心头,冰心与烟台的情缘也一直在延续。

光绪十年(1884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首届驾驶班的学员谢葆璋顺利结业,转到北洋水师的“威远”舰实习。他没有辜负当初推荐自己进入水师学堂的严肃的期望,在威远舰上工作三年后,谢葆璋被派往英国接收舰船回国,很快被任命为北洋海军右翼左营守备,“来远”舰二副,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升任枪炮官。

从此,谢葆璋一直生活在海军的炮火烽烟、家国山海之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来远”舰中弹起火,谢葆璋与广大官兵共同奋力扑救,保住了负重伤的舰只并成功返港。翌年2月,“来远”在威海保卫战中被子雷击中沉没,舰上官兵30多人遇难。

谢葆璋在军舰爆炸的那瞬间,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海中,凭着一身好水性,拼命游回岸上,得以死里逃生。几天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将北

洋舰队编制取消,数以千计劫后余生的海军官兵被遣散回乡。谢葆璋只身辗转回到福州,和家人团聚,与妻子家人度过一段平静生活,并和妻子成功孕育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重建北洋舰队,急需海军人才,谢葆璋的长官和师长萨镇冰电召他重返海军任职,担任从英国新买回的巡洋舰“海圻”副舰长。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0月5日,35岁的谢葆璋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谢婉莹。不久,谢葆璋的妻子带着仅7个月的女儿,从福州老家迁往上海跟随丈夫生活。谢葆璋的巡洋舰多在此驻泊,一家人可以经常团聚。

此时的谢婉莹才刚刚学会婴儿的爬行,更多的时候是在母亲的怀抱里靠近大海,靠近那些庞大的舰船。在她扑闪扑闪的眼睛里,大海中除了近处海港里的船只,就是茫茫无边的海水和呼啸的海风。

父亲大部分时间要在大海、军舰上生活,除了在海港看父亲,更多的时候谢婉莹就和

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天气好的时候,母亲也会带着她离开海边,到繁华的上海市区去走走。小小的谢婉莹在慢慢长大,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学会了在人来人往的上海街头看着奔跑的人力车咯咯地笑。

她小小的心灵里,对上海和上海的大海慢慢有了认知:那是迎接爸爸归航的地方,那是给爸爸染上满身海腥味的海面,那是偶尔可以在岸边看到小鱼虾的地方。每次跟随父母去海边,谢婉莹都努力睁大自己的大眼睛,希望看到大海更多的地方,了解大海更多的内容;而在有父亲陪伴的时间里,她也希望能够从爸爸那里听到更多关于大海的故事。

但是,谢婉莹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上海的大海了。仅仅过了两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谢葆璋又出任烟台海军训练营管带,离开上海前往烟台。小小的谢婉莹自然也要跟随父母到烟台生活。上海的海还没有看够,烟台的海已经敞开了怀抱等待谢婉莹,这一次,谢婉莹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亲近烟台、感知烟台的海。

又是一年槐花香

刘郁林

家乡故道两旁的槐树,开满了盛开的槐花。一串串、一穗穗、一嘟噜,像一道道瀑布,从绿得油油的枝叶间倾泻而出,流淌着醉人的芳香。微风过处,洒落阵阵花雨,走在树下,真有一种花落于肩、香扑满怀的诗意和浪漫。

一串铜铃般的笑声吸引了我,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为爷爷钩下来的花枝欢呼雀跃,用胖胖的小手摘下那串串洁白如玉的槐花,小嘴也塞得满满的;顶着一头花、叶的爷爷也笑开了花。此情此景把我带回到了童年的时光。每当槐花飘香的季节,爬在树上攀折槐花的孩子里一定有调皮的我,我总是快活地把头顶、身边够得着的槐花撸下来,丢在妈妈铺在树下的大大的塑料纸上或旁边的篓子里,也有时候特意撸一把花儿,向空中扬起,撒得妈妈满身都是,号称“仙女撒花”。这时洒落地的还有一树、一院子的笑声……

后来,长大了,外出求学,嫁人,就再也没有爬过树,撸过槐花!

记得我家老屋的院子里有一棵槐树,每年槐花盛开,房屋周围都弥漫着槐花的清香,那缕缕淡淡的幽香,总让人心无比惬意、熨帖!这个时候,妈妈总叫邻家的大哥或者是侄子,用一个长长的铁钩子,将那些开得繁茂的槐花枝



折断,然后坐在洒满阳光的午后,一个人将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撸到簸箕里,然后将不小心撸进的叶子再一片一片地捡出来,再把装满槐花的簸箕一个个放到阴凉通风的过道、不用的灶台上、废弃的水缸上晾着,走进家里,就仿佛走进花的廊苑。

那个逼仄的老屋就更是花香四溢,妈妈在花中就更好看了,妈妈可是出了名的漂亮,到老都那么好看,端庄慈祥,腰杆绷直绷直的。这时候,妈妈就从她的被烟火熏黑的橱子里掏出一个个平时积攒的塑料袋,然后仔细认真地将塑料袋一个个地展平,这些袋子都已经被妈妈刷洗得干干净净的。等带着温度的槐花凉透,妈妈就一个、一个装袋,大的、小的,含苞的、绽放的,分门别类,然后再邻家奶奶、大妈、大婶一一送过去。

剩下的就是她的儿女们从

四面八方回来拿,拿走的总还有一锅热气腾腾的槐花包子。妈妈的槐花包子真是好吃极了,因为妈妈的包包里全是大块的红肉,嚼起来可有成就感了。花的甜、肉的香芬芳着我的唇齿,营养着我的味蕾!所以每当槐花盛开的季节,妈妈的槐花包子总是我餐桌上最美的诱惑!

记得小时候,每当暮色晚风中传来妈妈悠长的呼唤“大三,来家吃包子了……”我就会立刻从草垛旁、河边或者是大树上跳下来,飞也似地跑回家。白面做的馒头和包子,那是我们那个时代孩子们节日的向往,平时里能吃上黑面的或者是地瓜面的槐花包子,就是足以令人炫耀的幸福了。

而如今的餐桌上,再也不见妈妈做的白白的、打着漂亮的麦穗结的槐花包子了,只有满满的、长长的怀念!虽然也吃过不少的槐花包子,可是都没有妈妈的味道。

瓢花开,鸣噜蜂来

谭金芸

夏天来了,天闷闷的。

夜晚,霓虹灯下,马路上,和车辆一起争相散步的人们络绎不绝。

房前屋后,树下路边,除了夜空跳跃着还不如火油灯亮的星光外,除了从吸旱烟男人们的烟袋锅里蹦出的一闪一闪的火光外,除了偶尔经过的萤火虫织出的一条金彩带外,其余的地方全是厚重的黑,像肥沃的黑土地,滋养着富于想象的人们的思维,使之可以尽情构思属于黑色背景下的稀奇古怪的故事。

白得耀眼的瓢花,一朵朵在静谧中的夜色中吐着好闻的香味儿。瓢花到处都是,连粪堆旁都是。那种白,皎皎如月,可以划破夜色,可以照亮心扉。父亲随手拈一朵,填到我的小手里,让我紧紧抱住花蒂,嘴里还得轻声念叨着“瓢花开,鸣噜蜂(大肥蛾)来”。这个游戏蛮有趣,难道就这样咕咕噜噜的像和尚念经似的就能把鸣噜蜂叫来?它不会那么傻吧……富有戏剧性的是,我没念叨几句,一个巨大的鸣噜蜂就振动着翅膀在我手中那朵白白的花儿周围徘徊起来。太神了!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小小的心开始颤抖,手一动也不敢动——天哪,它居然把长长的须子毫不客气地探进花蕊深处,半天都不出来一次。我按照父亲说的,在花蒂下的手向上用劲,居然真的捻

住了它的须子。它猝不及防,挣扎着,无法逃脱,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瞧着我,一副无辜的样子。这个浑身涂着厚厚金粉、画着绿色圆圈花纹的大个鸣噜蜂,像杨贵妃一样雍容华贵,确实让我欢喜得不得了。

夏天的夜晚,记录着村人繁忙的足迹。

大人们都到公路南边的打麦场上去打麦子了,不分白天与黑夜。眼看着大人回来的时间遥遥无期,我的心黯然了。

忽然,我看到了几点纯净的白,她们在无声地呼唤着我——是瓢花!会不会有鸣噜蜂呢?……这个念头,让我刹那间兴奋起来,想起和父亲一起做的游戏。小心翼翼地采下一朵,一个人悄悄爬到草垛顶端,轻轻念叨那几句咒语。嘿,真灵,一只黄褐色的大鸣噜蜂兴致勃勃地自投罗网。我正欲欢呼之际,蓦然发现母亲正坐在我身边。母亲给我递上半包青岛钙奶饼干,是生产队分给干活的劳动力的。父母没舍得都吃掉,把它留给了我。母亲把它塞到我的手里,叮嘱了几句,又匆匆离开。饼干填进了嘴里,舍不得一口吞下,一种美妙的奶香混合着甜香,幸福着我的味觉和神经。

哦,这是爱的真味儿!恍如又坐在父亲硬实的肩膀上,我手里高高擎起一朵雪白的瓢花,嘴里念叨着:“瓢花开,鸣噜蜂来”……